

血 溅 龙 城 恨 难 休

——忆抗战初期日寇轰炸柳州的罪行

• 于辉云 •

1937年“七·七”芦沟桥事变，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日本侵略者铁蹄未及之处的西南大后方的柳州，我人民也不能安居乐业。自1938年起，柳州不断遭受日寇飞机空袭，市区房屋被炸毁不少，无辜者死伤惨重。据资料不完全记载：“1938年，空袭8次，34人死亡，48人受伤，被毁房屋74间，经济损失达3,900,800元；1939年，遭日机空袭5次，蒙难而死者达573人，受伤388人，房屋被炸毁4227间，经济损失竟达6,910,000元；1941年——1942年间，日寇派遣飞机空袭前后达7次，有57人死亡，192人受伤，遭炸毁的房屋有74间”（1944年《广西年鉴》）。

笔者当时正是在学的少年，对日寇的狂轰滥炸血腥罪行，身受其害非浅，记忆难忘：

1938年秋季，日机狂炸市区，投弹百余枚，一幢座落在培新路口（现立新路人民银行储蓄所处），新建的壮观华丽，当时广西首屈一指的，能容千余观众的“曲园戏院大厦”中弹倒塌，瞬间化为废圯。

日机肆无忌惮，屡犯柳州边境，防空警报频繁，警报汽笛时响时停，马鞍山上的黑色灯笼时起时落，空袭——紧急。

——解除警报一天数次之多，虽然头年“曲园”被炸后仍心有余悸，但现正是炎热夏季，逃难者往返数次奔跑，疲惫不堪，丧失警觉，产生了就近树荫躲避的麻痹大意思想，就这样，一场悲惨丧生的流血事件发生了。就是在1939年7月15日这天，空袭警报发出不久，紧急警报接踵而至，马鞍山上的两盏黑灯笼没有了，刺人心弦的短速汽笛声催促着逃难者。笔者这时估计已难跑出北较场（现人民广场），便转向场的西面（现八一路日杂公司附近）场地简易防空洞里钻，挤满在洞的人静静地听着洞外的动静。突然沉重的飞机“嗡嗡……嗡嗡”的震鸣声，自东北方向由远而近传来，随着震人肺腑的轰炸声和刺耳欲穿的机枪声，如同在防空洞周围似的，洞口不断发出“噗噗”冲击的气浪声，和被震落泥土的“沙沙”声过后，接着传来了凄惨异常的哭叫声和呼救声。飞机声消失了，出洞巡视刚才发生的一切：相距约二百米左右，北较场、映山街大树脚一带（现粮店与水产公司之间）弹坑处处（平射杀伤弹），树干机枪弹痕累累，地上躺卧着被炸死、炸伤的遇难者皮肉、布片挂上树枝的历历皆是，惨不忍睹，连停在大树脚的红色消防救火车也全被炸坏。这一惨状在柳是空前的：灾区东自牛皮铺码头（牛皮铺）、东台路中段、湾塘路、李子园（拼入公园现盆景园一带）、柳侯公园；西至一路塘（现五一路）大树脚；南到人字街口江西人开的金铺（现小南路2——4号）及河南马鞍山脚一带，均遭平射弹、重型炸弹、机枪弹的杀伤，破坏得狼藉不堪。特别是在大树脚、柳侯公园、牛皮码头一带树木成荫，人多聚集的地方，受难者伤亡惨重。收尸埋葬不及，停放在北较场

的棺木便有400多具之多。在回归路上，笔者听到目睹者谈到：日本鬼太可恶，今天发动50架（次）飞机来炸我们。

与此同时，龙城中学校舍亦被炸毁，学校被迫疏散到市郊凤凰嘴（鹧鸪江）搭草舍继续复课。这是日寇对柳州市区进行的一次毁灭性轰炸。正如朱午迟诗（柳州文史资料第二辑119页）云：“破片万千惊直射，残尸四百痛横行。北关玉宇成平地，一路塘边尽血淋”。

一星期后，正是7月22日下午，紧急警报过后，日寇飞机9架，从东北方向作人字队形侵入市空，盘旋一圈，朝东门一带俯冲，疯狂地投下大量炸弹，顿时烟尘冲天，设在东门城楼附近的刚建半年多的“柳州电话局”新楼中弹，被炸毁西北角二楼、三楼，两扇大门震塌，二楼机房设备和两部总机全遭震坏，总杆断成两段，造成河南、河北两岸电话中断，影响电讯交通，损失惨重。

从当时官方披露的不完全统计看：这些数字是使人心惊的：在1938——1939年，1941——1942年四年中，日机先后空袭柳州20余次，死伤近1300余人，炸毁房屋建筑达4500多间；仅从重大灾情的前两年，经济遭受损失超千万元。更为严重的是，迫使市民流离失所，骨肉分离，市场萧条，民不聊生；广大学生学业受阻，教育事业遭破坏。日本帝国主义如此丧心病狂地狂轰滥炸，给柳州带来深重灾难。

1987年7月20日